

## 旅游景点山水诗的翻译

摘要: 山水诗是旅游景点介绍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山水诗具有立体感强、字少意多等语言特点,且语法结构随意性较大。将山水诗翻译成英文时,首先欣赏名家的翻译佳作,对正确处理诗歌译文的音美、意美和形美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山水诗翻译中还应注意中西文化视觉的转换、思维不同所引起的语言差异等,同时,应具有一定的旅游专业知识,了解诗歌的渊源典故等,以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

关键词: 山水诗; 意境; 三美标准; 中西差异; 旅游景点

中华民族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每年吸引着众多来华探求异国文化、领略异国风情的游客。巍峨峻伟的高山,秀丽多姿的河川,更是游客们猎奇、访古、探幽、揽胜之所,而名川大山又与古代山水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山水诗向来以其瑰丽的文体色彩,美妙的意境以及蕴藉的内涵,在世界文坛独具风采。常言道:“山水籍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一些看似平常、名不见经传的自然景观,一经名诗人咏哦后,便身价陡增,令人向往,应验了唐代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经典名言。导游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导游讲解传播中国文化、讲解的内容必须有根有据,而且应该是精华。因此,在向国外游客介绍山水景点时,古代著名的山水诗理所当然地成为弘扬中国文化、渲染景点气氛、陶冶游客情怀的一种手段。所以,旅游从业人员,尤其是从事国际旅游的导游翻译人员,十分有必要了解我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山水诗及其英译艺术。

## (一)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作为导游或译员,要在特定的旅游景点熟练而准确的运用名诗名句向外国游客介绍山水风光,使他们饱享诗景相融的山水美景,首先应该了解山水诗的写作背景和语言特点。诗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情感状态下的产物,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诗人,在各自的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以及各自具有的思想均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它们又具有相同的语言特点,诗歌“是诗人品性的结晶,情感的精髓,灵魂的升华”。中国古代山水诗也不例外。

山水诗的语言特点首先表现在它的立体感强。中国古代山水诗开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一些失意的官僚和文人感叹人生苦短却又无可奈何。老庄“吾入山林欣然而乐矣”思想的传播以及所创导的适意自然、返朴归真等清淡之风的盛行,仿佛为众生指明了一条救生之路,纷纷投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的精神境界,逃脱尘嚣,寄情山水,皈依自然。在遨游自然中,他们感受山水形象,聆听天籁之音,并籍文加以品评,诗歌中透出一种强烈的山水景观的立体形象。如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饮酒·结庐在人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山水诗的另一种语言特点是字少意多。诗歌的形式多为五言与七言诗。除纯粹歌咏山水自然外,受社会环境、情绪状态等影响,诗人们在作品中抒发情感、警示后人、陈述哲理,均包孕在短短数句之中,读者需要通过思考与联想才能体会出山水形象中的意蕴,这便是古人称之为“言外之意,弦外之响,象外之象”语言的含混性[1]。此外,作为中国特产的山水诗歌自然具有汉语语言随意性的特点,没有严格的语法结构框架的限制,特别表现在省略虚词、无主语句、倒装句等形式上,使整体效果为山水实体和传递言外之意服务。

(二)英译山水诗的赏析如何将音美意妙的山水诗歌用英语传递出来呢?这一直是翻译界所关注的问题。尽管有人提出诗歌不可译现象,但多是针对古诗难译有感而发的。徐志摩于1925年8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中说,“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

他的神韵, 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 像颜色化入水; 又得把形式化成神韵, 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 [2] 其实, 许多翻译前辈在古诗英译方面都提出了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有的认为, 既然是译诗, 译出来的就应该是诗; 原诗是一件神形兼备的艺术品, 译文也该如此。他们坚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充分传递原文的意境, 此外, 还应该字斟句酌地保持原文的形式和一定的节奏与韵律。如汪榕培先生认为译诗应该做到传神达意, 译本应该忠实于原本; 古诗意境很浓, 对其中人物和典故, 他一律采用“虚化”, 而不用“注释”, 以免影响读者的兴趣; 如果原诗压韵, 便用韵译; “译诗重要的是表达意境, 不是传达每一个细节, 逐字逐句地翻译出来的诗歌决不会产生好的译本” [3]。我们来看看他对陶诗《饮酒·庐在人境》的理解和翻译: *I p l u c k h e d g e 2 s i d e c h r y s a n t h e m u m s w i t h p l e a s u r e A n d s e e t h e t r a n q u i l S o u t h e r n M o u n t i n l e i s u r e . T h e e v e n i n g h a z e e n s h r o u d s i t i n f i n e w e a t h e r W h i l e f l o c k s o f b i r d s a r e f l y i n g h o m e t o g e t h e r .*

译文之佳处首先在于对原诗忠实的理解与表达。前两句为绝世名言, 描绘了陶翁在微醺之际, 于东篱下发现几朵菊花, 兴致大起; 又于悠然中看见了著名的南山(庐山)。一切皆于无意, 显得如此悠然自得, 淡泊宁静。译文准确地捕捉到了如此深远的意境, 增加了“*w i t h p l e a s u r e*”与“*t r a n q u i l*”; 更由于“*see*”而不是“*gaze*”或“*look at*”的使用, 使意趣顿增。三四句描述了黄昏时被暮蔼笼罩的南山若隐若现, 以及倦鸟的知还, 反映出人与自然浑然一体, 从而悟出人生的真谛不可用言语来表达。译文又是通过使用“*haze*”与“*enshroud*”, 将一幅浓妆淡抹的立体山水画卷尽展读者面前。在韵律方面, 尽管原诗并不完全是唐代以后所规定的平仄律, 但译者仍采用四音步抑扬格及 *aabb* 尾韵, 读来深感“声转于吻, 玲玲如振玉; 辞靡于耳, 累累如贯珠”。译本深刻体现了意美、形美和音美[4]。

在“三美”的基础上, 许渊冲先生总结自己多年译诗经验, 提出了“美化之艺术”。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从三美中选一个“美”字, 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中选一个“化”字, 从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选一个“之”字。从而独辟蹊径地提出了译诗“三美论”、“三化论”、“三之论”的综合艺术。也就是说, 译诗要尽可能体现对原文理解的精确, 韵律的美妙以及精神的化境; 采用“淡化”扭转劣势, “等化”争取均势, “深化”发挥优势, 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 [5]。如他翻译的《望庐山瀑布》: *The sunlit Censer peak exhales a wreath of cloud; Like an upended stream the cataract sounds loud. It's torrent dashes down three thousand feet from high, As if the Silver River fell from azure sky.* 先从其翻译方法和目的来看: 前两句用“*exhale*”深化出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 即太阳照射下的庐山因水气的蒸化而产生出烟笼雾绕; “*sounds loud*”是译者增加的言外之意, 深化出瀑布象倒立的溪流咆哮而下的景色。“紫烟”是李白采用的一种浪漫色调, 译者将其等化为“*wreath of cloud*”, 以显其绚丽多彩。后两句则通过“*dashes down*”的化静为动, “*fell from azure sky*”化实为虚的假设比喻, 传递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美感, 尽情欣赏庐山瀑布石破天惊的神韵而达到“乐之”。而从“三美”的角度看, 意美形美自不必说, “音美”方面, 它遵循原文入韵, 采用 *aabb* 尾韵; 并在音律上采用六音步抑扬格, 使读者吟诵起来能感受到原诗节奏的停顿。象许渊冲先生和汪榕培先生这样讲究“美化之艺术”而传译出的山水诗, 既无损原意, 又讲究格律, 并使读者感受到了原作之美, 自属上乘译作。然而, 汉诗毕竟在格律方面不同于英诗。尽管中诗的“顿”所含的两个字音, 与英诗中的“音步”似有相似之处, 但音步是严格按照轻重相间来表现节奏的, 而中诗一顿中两个字哪个轻哪个重则没有定规。因此, 关于诗中的格律翻译, 刘重德老先生认为, 在确实不能用格律诗来译的某些具体情况下, 则不妨考虑运用自由诗体来译, 以便尽量保留原诗的思想、情节、意境和形象, 总比死守诗行的长度和韵脚而对原诗的内容任意增删好得多 [6]。杨宪益先生在谈及诗歌韵律时也指出, 英国诗过去常用五音节抑扬格, 每音节分为轻重两音。这是由于

英文同中文不同, 每个字不限于一个音, 每个音又分轻重。如果一定要按照原文的格律, 或者增加字, 或者减少字, 这是很不合算的。各国文字不同, 诗歌规律自然也不同。因此, 在难以顾及格律的时候, 在遵循原诗的意境下, 自由体也许是最普遍的一种诗歌翻译形式了。如西湖赞美诗的英译: “晴光滟斂春光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In the sun the rippling water has a bewitching sheen; In misty rain the hills have a charm rarely seen. The West Lake may well be compared to Xi Shi, A beauty! No matter what makes up—light or heavy! [7]

### (三) 导游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前文所提诗歌翻译的“三美”原则和“美化之艺术”, 是翻译专家们的经验之积累, 自然应该成为译员在实践中的标准。然而, 导游翻译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熟悉写作背景, 了解语言特点和学会如何吟诵是翻译的前期准备, 需要译员平时的积累。遇到具体用诗歌介绍景点时, 还得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是中西文化视角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学主张天人合一, 寻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因此在静止与运动之间便侧重于静止, 其深厚底蕴表现为“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大学》), 无论在哲学、宗教, 还是在创作上, 都贯穿着“静”的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偏重运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著名的“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 十分形象地用奔流不息的河水说明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 法国一位艺术家也说过, “... 我只想到飞跃与运动, ... 而无暇置想于睡眠在永恒寂静幽暗的广袤。” [8] 安徽琅山向以山水醉人著称, 自古以来就是墨客骚人的游览胜地。一首“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将山上晚间安详静谧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充分表达了“神愈静而泉愈喧”的静观审美效果。而杨宪益先生的译文, 在坚守原文静态的意义下, 通过每句补出内在的动作(wash, descend, come, fall through, flow over)而使译文透出一股流畅的动感, 满足了西方游客的文化心理: The rough empty hills newly washed by rain As dusk descends the autumn comes; Bright moonlight falls through pines, Clear springs flow over stones.

其次是应注意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语言差异。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是一种直觉思维, 是“一些真正渗透到主体自身之中的内在体验”, 它既能单刀直入、简洁明了, 又能刺入底蕴、揭示本质。在强调物我交融的同时, 这种思维特征侧重于个人的心领神会, 在语言表现上反映出“意合”型, 语法上只求达意, 其中的逻辑关系靠“悟”出。而逻辑思维则是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 对事物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进行演绎和推理。反映到语言形式上为严格的句子结构和严密的逻辑关系, 表现为“形合”型。“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曾使寒山寺名声大振, 成为蜚名中外的旅游胜地。通过直觉思维, 完全能理解“夜半城外寒山寺响起的钟声, 传到船坞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惊醒了船乡人的甜梦”这一隐含的逻辑因果关系。然而, 如果直接从字面去翻译的话, 便不符合西方人逻辑思维的习惯, 因此, 有必要将这深层逻辑浮现于句面, 下面许译便体现了这一内涵, 同时句子结构严谨, 又具韵律音乐美, 实属佳句: Beyond the city wall, from Temple of Cold Hill Bells break the shipboard roamer's dream and midnight still.

再如游览洞庭湖君山时, 所借用黄庭坚“可惜不当湖水面, 银山堆里看青山”的英译, 同样不失为符合西方思维方式的佳译: How I wish I would be standing by the surface of the lake That I might see better the verdant mountain in silvery waves!

最后, 在山水景点介绍引用名诗句时, 还应注意其中蕴涵的一些典故或传说, 力求译文精确, 避免产生歧义。如苏州灵岩山的古迹名胜, 多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吴王、西施有关。游此胜地时, 随处可见两人的

踪迹,不免会产生和李白的同感:“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9]。此句翻译中,“宫里人”不能随意译成“people in the Wu Palace”。当时,被送进吴国的西施深得吴王的宠爱,在灵岩山吴王命人特意西施建造了“馆娃宫”,专供西施游憩,宫里时常传来佳丽们的欢笑声。因此,该句可译成: And now is hanging only the moon over the West River at night. That once on the beauties in the Wu Palace had cast its light. 再如“姑苏城外寒山寺”中,“寒山寺”的英译,笔者认为“Hanshan Temple”比“the Cold Mountain Temple”要胜一筹。传说寒山寺原名为妙利普明塔院,唐贞观年间,名僧寒山和拾得两人由天台山来此住持,才改名“寒山寺”,因此,以人名音译为好,而不至于产生山上寒冷的感觉。

总之,山水诗在中国旅游文化中的传载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21世纪的今天,如何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展示在世人面前,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导游翻译们义无反顾的责任。

参考文献:

- [1] 陈水云. 中国山水文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 [2]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 [3] 汪榕培. 陶渊明诗歌英汉比较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4] 许渊冲. 译学要敢为天下先[J]. 中国翻译, 1999, (2): 429.
- [5] 许渊冲. 美化之艺术[J]. 中国翻译, 1998, (4): 46249.
- [6] 刘重德. 文学翻译十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7] 崔永禄. 文学翻译佳作对比欣赏[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 [8] 王明焯. 中国旅游文化[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 [9] 朱一飞. 中国文化胜迹故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51lunwen.org